

目 次

一八八五年

淹死的人 一场小戏 / 3

闲人 / 8

家长 / 14

村长 一场小戏 / 19

死尸 / 25

妇女的幸运 / 31

厨娘出嫁 / 36

墙 / 42

纪念演出散戏以后 一场小戏 / 46

临近结婚季节 摘自一个媒人的笔记簿 / 52

普通教育 牙医学的最新结论 / 54

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/ 59

两个记者 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 / 64

变态心理 一场小戏 / 68

在异乡 / 73

雄火鸡 一场小误会 / 78

睡意蒙眬 / 83

治疗酒狂症的单方 / 88

低音提琴和长笛 一场小戏 / 95

有意结婚者指南 密件 / 101

尼诺琪卡 爱情故事 / 106

贵重的狗 / 112

作家 / 116

钢琴乐师 / 120

过火 / 127

失业 / 132

十年或十五年以后的婚姻 / 138

老年 / 142

哀伤 / 148

唉,公众啊! / 154

孺头 一场小戏 / 159

纯朴无瑕 故事 / 167

纸包不住火 / 174

愤世嫉俗者 / 179

她的丈夫 / 184

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 后台的故事 / 191

梦境 圣诞节故事 / 195

惊叹号 圣诞节故事 / 201

镜子 / 207

一八八六年

新年的大苦大难 / 215

艺术 / 219

墓园之夜 圣诞节故事 / 226

功败垂成 / 230

初出茅庐 故事 / 233

孩子们 / 240

发现 / 247

苦恼 / 252

审判前夜 被告的故事 / 259

风波 / 266

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/ 275

演员之死 / 278

安灵祭 / 286

愚蠢的法国人 / 292

安纽达 / 297

祸福无常 谢肉节的布道题材 / 303

大人物 / 305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 / 309

巫婆 / 316

毒 / 330

没有结局的故事 一场小戏 / 336

捉弄 / 346

阿加菲雅 / 351

我同邮政局长的谈话 / 363

狼 / 367

到巴黎去 ! / 375

在春天 / 382

公文成堆 档案调查 / 388

噩梦 / 391

在河上 春季小景 / 406

格利沙 / 414

爱情 / 418

题解 / 425

一八八五年

淹死的人

一场小戏

这儿有条通航的大河，堤岸上很乱，这在夏季的中午是常见的。有些小船正忙于装货和卸货。人们的咒骂声和轮船的放汽声不停地响着。

“特儿利……特儿利……”起重机的滑车不住地哀叫。

空中弥漫着干鱼和焦油的气味。……“谢尔科彼尔”^①轮船公司的职员在河岸上坐着，等候发货的商人，不料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身材矮小的人，面容极其憔悴而浮肿，穿着破旧的上衣和打过补丁的花条裤子。他头上戴着褪色的帽子，帽檐有点脱落，原先安帽徽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个圆斑。他的领结从衣领上滑下来，游移不定地挂在脖子上。……

“商人先生万岁^②！”这个人用沙哑的声音说，把手举到帽檐上敬礼。“敬礼^③！您，老板，想看一下淹死的人吗？”

“哪儿有淹死的人？”职员问。

“实际上淹死的人并不存在，不过我可以给您表演一下。我往水里一跳，您面前就出现一个落水的人失足淹死的情景！这个画面与其说可悲，不如说含有喜剧的性质，因而大有讽刺的味道呢。……请您允许我，商人先生，表演一下！”

“我不是商人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……十分抱歉^④。……如今商人也穿普通的便服，因而连

挪亚^⑤都分不清洁净的和洁净的了。不过既然您是知识分子，那就更好。……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了。……我也出身贵族。……我是个尉官的儿子，先前经人举荐，做过十四等文官^⑥。……好吧，我的先生^⑦，一个表演艺术家愿意为您出力。……我纵身往水里一跳，您面前就出现一幅画面了。”

“用不着，谢谢您。……”

“如果有物质方面的考虑在惊扰您，那么我要赶紧让您放心。……我向您收的费用不贵。……穿着皮靴淹死，是两卢布，而不穿皮靴，只要一卢布就成。……”

“可是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？”

“因为皮靴是人的装束最贵重的部分，要把皮靴晾干非常困难。那么^⑧，您允许我有个赚钱的机会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商人，我不喜欢这种强烈的刺激。……”

“嗯。……依我看来，您大概还不了解这件事的实质。……您认为我会给您表演一种粗野鄙俗的场面，其实我的表演除了幽默讽刺以外，什么也不会有。……您不过添一次微笑的机会罢了。……要知道，看别人穿着衣服游水，在波浪里挣扎，那是很逗笑的！再者……您也就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。”

“不过，您与其扮演淹死的人，不如干正事的好。”

① 这个名字可意译为“拙劣作家”。

② 原文为拉丁语。

③ 原文为塞尔维亚语。

④ 原文为法语。

⑤ 按照基督教传说，神吩咐挪亚在洪水泛滥时期登上方舟避难时“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上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一公一母”，见《旧约·创世记》第7章，第2节。

⑥ 旧俄时代官阶最低的文官。

⑦ 原文为英语。

⑧ 原文为拉丁语。

“正事。……什么正事呢？好差事，人家不会给我做，因为我有饮酒的嗜好，再者，要谋到那种差事，非有人奔走说情不可，先生。至于普通的粗活，我尊贵的身份又不容许我承担。”

“您不要去管您尊贵的身份吧。”

“怎么叫不要去管呢？”那个人问，骄傲地昂起头，微笑着。“如果一只鸟了解自己是鸟，那么一个高贵的人怎能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呢？我虽然穷，穿得破烂，成了乞丐，然而我是骄傲的。……我为我的血统骄傲！”

“然而这种骄傲并没有妨碍您穿着衣服下水。……”

“我很惭愧！您的话里含有一部分沉痛的真理。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您是个有教养的人！不过，您向罪人扔石头以前，先要听听他讲的话。……不错，我们这类人确实有许多忘记自己的尊严，容许那些无知无识的商人往他们头上涂芥末酱，或者在澡堂里把自己周身涂上煤烟，扮演魔鬼，或者穿上女人衣服，干出不体面的事，可是我……我决不干这种事！不管商人给我多少钱，我也不容许人家往我头上涂芥末酱和别的哪怕是上流的东西。至于扮演淹死的人，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丢脸的地方。……水固然是湿的，然而干干净净。在水里游来游去不会沾上一身脏，而且正好相反，倒越发干净了。连医学也不反对这样做。……可是，如果您不同意，那我可以减价。……好吧，我穿着皮靴，只收一卢布就是。……”

“不，用不着。……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，先生？”

“用不着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……”

“您该看看我怎样呛水。……这条河，上上下下，再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善于表演淹死。……如果医生先生们亲眼看见我怎样表演死人，他们就会推崇我。……好吧，我只收您六十戈比就是！俗语说得好：开张贵于金钱。……换了别人，就是给我三卢布，我也不干，可我从您的面容看出

来您是位好先生。……对有学问的人，我收费便宜点。……”

“请您别缠住我！”

“遵命！……这随您的便吧，只是您不该不同意。……下一次您就是肯出十卢布，也找不着人来表演淹死了。……”

那个人在岸坡上找了个比职员坐的位置高一点的地方坐下，大声喘着气，开始在口袋里翻寻什么东西。……

“嗯……见鬼……”他嘟哝说。……“我的烟到哪儿去了？大概我把它忘在码头上了。……刚才我同一个军官谈政治，争吵起来，在火头上把我的烟盒不知塞到哪儿去了。……目前英国政府正改组。……那些人也真是怪！对不起，先生，您给我一支烟吧！”

职员递给那个人一支烟。这时候，职员等待的发货商人在岸上出现了。这个人就跳起来，把那支烟藏在袖子里，一只手举到帽檐上行礼。

“万岁，老板！”他声音沙哑地说。“敬礼！”

“啊啊……是您呀！”职员对商人说。“您叫人等那么久！您不在这儿，这家伙把我折磨得好苦！他硬要我看他的表演！他要我出六十戈比看他表演淹死的人。……”

“六十戈比？哼，老兄，你也太贪心了，”商人说。“至多值二十五戈比。昨天有三十个人在河里给我们表演船舶遇难，一共才要五卢布，可是你……你呀！要六十戈比！这么办，给你三十戈比！”

那个人鼓起腮帮子，鄙夷地冷笑。

“三十戈比。……如今一棵白菜也要值这点钱，您却要看淹死的人。……这也太过分了。……”

“好，那就算了。……我没有工夫跟你讲价钱。……”

“那就这么办吧，好歹也算是开个张。……只是您不要对别的商人说我要价这么便宜。”

那个人就脱掉皮靴，皱起眉头，扬起下巴，往河水那边走去，笨拙地

纵身一跃。……跟着就响起了沉重的身体落进水里的响声。……那个人浮在水面上，可笑地挥动胳膊，摆动两条腿，脸上极力做出害怕的样子。……可是害怕的样子没有做成，却露出了冷得发颤的样子。……

“快淹死！淹死！”商人叫道。“别再游泳，淹死吧！……”

那个人眨巴着眼睛，张开两条胳膊，连头一齐钻进水里去了！整个表演也就到此结束。那个人“淹死”以后，从河水里爬出来，收到三十戈比，浑身湿透，冻得瑟瑟发抖，顺着河岸继续走他的路。

闲人

阿历克塞·费多罗维奇·沃斯美尔金领着硕士，也就是到他家来做客的弟弟，走遍他的庄园，让他的弟弟看一看他的家业。这两个人刚刚吃过早饭，略微带点酒意。

“这个，我的兄弟，是铁作坊……”沃斯美尔金解释说。“在这个架子上给马钉马掌。……还有这个地方，我的兄弟，是澡堂。……澡堂里放着一张长沙发，那底下有些雌火鸡扣在粗箩里，在孵小鸡。……我一瞧见这张长沙发，马上就会想起许许多多快活事。……这个澡堂只到冬天才烧热。……兄弟，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东西！只有俄国人才发明这样的澡堂！只要在上铺躺一个钟头，那种舒服劲儿就比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一百年享受到的还要多。……你躺在那儿就像在地狱的大火里一样，同时阿芙多嘉拿着桦条帚^①不住地拍打你……噼啪……噼啪。……过一忽儿你就起来，喝点凉的克瓦斯^②，于是又噼啪……噼啪。……后来你从上边爬下来，全身发红，像个恶魔。……喏，这儿是下房。……我那些雇工就住在这儿。……进去看一下好吗？”

地主和硕士弯下腰走进一间破屋，房架歪歪斜斜，四壁没有粉刷过，房顶向下塌陷，窗子破碎。他们一走进去，就闻到热汤的气味。下房里的人正在吃饭。……农民和农妇围着长方形的桌子坐着，用大汤匙舀豌豆粥吃。他们见到两位老爷，就停住咀嚼，站起来。

“这就是他们，我的佣人……”沃斯美尔金对吃饭的人扫了一眼，开口说。“祝你们胃口好^③，伙计们！”

他们纷纷答话，声音嘈杂。

“这就是他们！这就是俄罗斯，我的兄弟！真正的俄罗斯！最优秀的民族！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！那些德国或者法国畜生，求上帝饶恕我这么说，哪能跟他们比？跟我们的民族相比，一切民族都是蠢猪，虫豸！”

“得了，别这么说……”硕士含糊地说着，点起雪茄烟，想使空气干净一点。“各民族都有各自过去的历史……都有各自的未来。……”

“你是西欧派^④！难道你了解我们的民族吗？令人遗憾的正是这一点：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，外国那一套倒都研究透了，本国的情形却不想知道！你们看不起它，疏远它！我读过一篇文章，我同意作者的观点：知识分子已经腐败，如果还能在什么人身上找到理想的话，也只能在他们身上，在这些懒汉身上找到。……比方就拿菲尔卡来说吧。……”

沃斯美尔金走到牧人菲尔卡跟前，摇了摇他的肩膀。菲尔卡笑了笑，发出“啃啃”的声音。……

“比方就拿这个菲尔卡来说。……喂，傻瓜，你笑什么？我是认真说话，你却笑。……比方就拿这个蠢货来说。……你看一看，硕士！这两个肩膀有多宽！这个大胸脯活像一头象！这个身子你推都推不动，该死的！他身上包藏着多少精神力量！包藏着多少精神力量啊！这种力量抵得上你们十个知识分子。……你要敢冲敢闯，菲尔卡！要头脑清醒！打定了主意就寸步不让！抓住了不放！要是有人对你说了什么话，引你走上邪路，那你就啐口唾沫，不要听他的。……你比他们有力量，比他们高明！我们得

① 蒸汽浴的用具，拍打身体借以发汗。

② 俄国的一种用麦芽或黑麦面包等制成的清凉饮料。

③ 俄罗斯的民间问候词，逢人就餐时用。

④ 当时俄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，主张俄国按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。其对立面是斯拉夫派，主张俄国有独特的发展道路，其代表人物多为旧贵族。本文的地主显然以斯拉夫派自居。

学你的榜样！”

“我们仁慈的老爷！”稳重的马车夫安契普眨巴着眼睛说。“难道他能领会这些吗？难道他能明白老爷的恩情？你，笨蛋，应当跪下，吻他老人家的手才是。……我们仁慈的老爷！像菲尔卡这样的人简直坏透了，您尚且饶恕他；那么，要是一个人不灌酒，不胡闹，他可就不是在地上过日子，而是进天堂了……求上帝保佑人人都能这样才好。……您又有赏又有罚。”

“你听！这话一针见血！他是森林的长老^①！听明白了吗，硕士？‘又有赏又有罚。……’话虽简单，思想却正确！……我佩服，兄弟！你相信不？我要向他们学习！我要向他们学习呀！”

“这话说得实在……”安契普说。

“什么话实在？”

“关于学习呗，老爷。……”

“什么学习？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“我讲的就是您的话……关于学习。……您就因为什么学问都懂，才是老爷。……我们都是睁眼瞎！我们瞧见一块招牌上写着字，可那都是什么字，那些字都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就不懂。……我们多半得靠鼻子去闻，才能明白。……要是那儿有白酒的味道，那儿就是酒店，要是焦油的味道呢，就是杂货铺了。……”

“硕士，如何？你说怎么样？什么样的人民？不管他说什么，总是含有深意；不管说句什么话，都是深刻的真理！安契普的头脑，兄弟，是真理之家！你再看看杜尼雅霞^②！杜尼雅霞，到这儿来！”

喂牲口的女工杜尼雅霞，脸上有雀斑，生着翘鼻子，这时候羞羞答

① 引自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句：“这森林的长老（指一棵老树）活得比我这无人关怀的一生长久，比我的祖先还要活得长久。”——俄文本编者注

② 即上文阿芙多嘉的爱称。

答，手指甲在桌子上抠抠挖挖。

“杜尼雅霞，我叫你过来！傻娘们儿，你害什么臊？我们又不会吃掉你！”

杜尼雅霞就从桌边走过来，在东家面前站住。

“你看她怎么样？浑身是力量！你在那边，在彼得堡，见到过这样的女人吗？你们那边都是些火柴棍儿，血管加骨头，可是这一个，你看看，鲜血加牛奶！朴实，高大！你看看她的笑容，她脸上的红晕！这一切都是天然生成，都是真实，不加雕琢，跟你们那边大不一样哟！可是你嘴里塞满了什么东西？”

杜尼雅霞嚼了几下，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。……

“你，我的兄弟，再看一下她结实的肩膀，她结实的大腿！”沃斯美尔金继续说。“她用这对大拳头敲她情人的脊梁的时候，恐怕就会咚咚响，就像水在桶子里晃荡的声音。……怎么样，你还在跟安德留希卡勾勾搭搭吗？你给我小心，安德留希卡，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。你笑吧，你笑吧。……硕士，啊？瞧她的身材，身材。……”

沃斯美尔金低下头去凑近硕士的耳朵悄悄说话。……佣人们笑起来。

“瞧瞧你，到底惹得人家笑你一场，没出息的娘们儿……”安契普带着责备的神情瞧着杜尼雅霞，说。“怎么，你的脸涨得比大虾还要红？人家不会用这种话讲有出息的姑娘的。……”

“现在，硕士，你再看看柳勃卡^①！”沃斯美尔金接着说。“她是我们这儿头一流的领唱人。……你在那边，在你那些芬兰佬当中跑来跑去，搜集民间创作的成果。……不，你还是听听我们的人唱歌吧！让我们的人给你唱个歌，你准会听得流口水！来吧，伙计们！唱吧！柳勃卡，你来开个头！快点啊，这些猪猡！要听话！”

^① 女人的名字柳包芙的爱称。

柳勃卡害臊地往拳头里咳嗽一声，然后用刺耳的沙哑声唱了起来。其余的人也合着她唱。……沃斯美尔金挥动两只手，开始眨巴眼睛，极力要在硕士脸上看到欣赏的神色，喉咙里咕咕地响。

硕士皱起眉头，抿紧嘴唇，带着深通此道的行家神情开始听唱。

“嗯，是啊……”他说。“这首歌的异文在基烈耶夫斯基^①的书里倒是有的，那就是第七册第三类第十首歌。……嗯，是啊。……应当抄下来。……”

硕士从口袋里取出小本子，开始记录，眉头皱得越发紧了。……唱完一首歌后，“下人们”又开始唱另一首。……这时候，粥已经凉了，从炉子上取下的粥锅已经不再冒热气了。

“唱得好！”沃斯美尔金说，用脚轻轻地打拍子。“唱得好！了不起！我佩服！”

要不是听差彼得走进下房来，报告主人说开饭了，那么这个局面多半要闹到跳舞为止。

“我们这些背叛民族的人，这些废物，居然敢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比别人强！”沃斯美尔金同他弟弟一起从下房走出来，带着哭腔愤慨地说。“我们算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人？没有理想，没有学问，又不劳动。……你听见他们在放声大笑吗？这是他们在笑我们！……而且他们是对的！他们闻出虚伪来了！他们一千倍地正确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不过你看见杜尼雅霞没有？这个坏丫头！等着吧，我吃完饭就把她叫来。……”

吃饭的时候，两兄弟不住地谈论独特性、纯正、完善，骂他们自己，探讨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词的含意。

饭后他们躺下睡觉。睡醒以后，他们走到门廊上，吩咐仆人送矿泉水

^① 基烈耶夫斯基（1808—1856），俄国民俗学家，民歌搜集者。

来，然后又谈刚才所谈的那些话。……

“彼得！”沃斯美尔金对听差叫道。“你去把杜尼雅霞、柳勃卡和别的人叫到这儿来！你就说，要跳轮舞！叫她们快点来！你给我赶快去！”

家长

这样的事照例是在打牌输了一大笔钱，或者喝多了酒而闹胃炎以后才发生的。斯捷潘·斯捷潘内奇·席林刚刚睡醒，心绪异乎寻常地阴郁。他的模样萎靡不振，无精打采，蓬头散发。他那灰白的脸上现出不满的神情，仿佛跟谁怄了气，或是有什么事惹得他厌恶似的。他慢腾腾地穿衣服，慢腾腾地喝维希矿泉水^①，然后开始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“我倒想知道一下，究竟是哪个畜生在这儿走来走去却不关门？”他气愤地嘟哝着，把身上的家常长袍裹一裹紧，大声吐唾沫。“把这张纸收起来！为什么把它丢在这儿？我们养着二十个仆人，可是家里比小酒店还要乱。是谁在拉门铃？魔鬼把谁支使到我们这儿来了？”

“那是安菲萨老大娘，我们的费佳就是由她接生的，”他妻子回答说。

“老是跑到这儿来闲逛……这些寄生虫！”

“你这话就叫人不懂了，斯捷潘·斯捷潘内奇。她是你自己请来的，可是你又骂她。”

“我没骂人，我是在说话。你，小母亲，与其这么揣着手坐着，找碴儿吵架，不如干点正事好！我凭人格发誓，我不懂这些女人！我就是不懂！她们怎么能成天价什么事也不干，光是混日子？丈夫工作，辛苦得像头牛，像头牲口，可是妻子，生活的伴侣，却坐在那儿像个洋娃娃似的，